

廿四

韓王信盧綰列傳

田儋列傳

樊鄴滕灌列傳

張丞相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傅靳蒯成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史記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一天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忠諫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

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

因誤以為韓王名耳故韓襄王薛孫也張晏曰孺子

曰何休注公羊以為薛時子猶樹之有

孽生也漢書朝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寸及

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

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

城縣西南三十里

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六月也

欲以撫定韓故地

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

曰河南

使張良以韓司徒

徐廣曰地本多作申徒申與

縣也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為申

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

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
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
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
鋒東嚮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跋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章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
○正義曰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
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
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
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為攘侯○索隱曰地理志攘縣屬南陽及聞
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
昌正義曰項籍在吳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

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

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

韓兵從二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

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

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

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

六年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苑葉

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

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

音破馬也音破匈奴數入晉陽正義曰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

朔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

信索隱曰冒音墨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

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

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

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斬其將王

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毋丘

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

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

州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曰義曰雁門西北

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

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高皇帝居晉陽使人

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上

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各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

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索隱曰姚氏安北疆記桑乾河

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

闕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闕氏乃說冒頓曰今

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

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

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請令

疆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行出圍入平城漢

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

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

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口蘇

曰代地也○正義曰故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

城在朔州定襄縣北遺信書曰曰柴

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節展云柴奇晉遺信書曰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

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

孤此僕之幸也梁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

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

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

此三罪也夫種彘無一罪身死云文穎曰大夫今

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

以憤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憤音奮張晏曰憤僵仆也

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

痿人不亡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產言言口睡反於義為踈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此木將軍屠豎合

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生子因名曰頽當韋昭曰在匈奴地韓太子亦生

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顏當及顯率其眾降

漢漢封顏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

正義曰嬰為襄城侯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魏都吳楚軍

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

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顏

當薛孫韓媽漢書音義曰音鄒之通貴幸

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

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成餘說孫曾

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為龍

五格反作雒音洛龍額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又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額侯以酬金一

為龍額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額侯漢表是也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

上皇相愛如淳曰親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

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

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

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

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

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

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

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七月還從擊燕王臧

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

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臧望如淳曰臧音辭別之決望猶怨也璣曰決

謂相缺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葉也○索隱曰缺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異及虜臧荼廼

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

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

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

月廼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

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

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

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

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

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

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

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即有

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助豨

等擊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
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
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
令久云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
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
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
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食其御史大夫趙
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
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
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

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
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
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
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
噲擊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
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
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
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
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
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曰漢表

內

陳豨者宛胸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

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

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西封豨

為列侯徐廣曰豨曰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

茶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

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

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

皆出客下正義曰豨出已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西求

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

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安居代者財物諸不法

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舅丘臣所

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遣明使人召

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

劫略趙代上聞西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

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

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

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

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
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
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
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
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謠言輒露檄插
羽飛羽檄之意也駟案惟此言則以鳥
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策皆曰善
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舅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

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

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斬首

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出地十二月上自擊東

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

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舅丘臣其麾下

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

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

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都中都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

代馮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平追斬

豨於靈立正義曰

豨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父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各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

韓襄遺孽	始從漢中	剖符南面
徙邑北通	顏當歸國	龍頷有功
盧縮親愛	羣臣莫同	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九十三

史記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東漢書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

故齊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

能得人

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逐為王榮并王三齊

陳涉之初起

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

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謂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

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

曰諸侯皆反秦自立自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

遂自立為齊王

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

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三秦將章邯圍

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
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
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
聞王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
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
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
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
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
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
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

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
項梁使使告趙齊發之共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
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
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
角田間以布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
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
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蝮音腫又音釋正義曰按蝮毒每蛇長二三丈嶺南比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
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
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身非手足也何故不殺
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傳如

曰齧齒猶齧齒○索隱曰齧音蟻齧音紇齧側齒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骨鞭荆平

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

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於東走而章邯渡河圍

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

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

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

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

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心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

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

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

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

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

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

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

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

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

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

田都王齊田安王齊北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立王田榮

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田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

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

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

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

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

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

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

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

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

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

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

用蒯通計度平原龍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

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身酈生齊王廣東

走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

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

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

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

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

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亡走梁

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

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

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

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

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

徐廣曰漢二月也

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

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

入海居島中

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高帝聞

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

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

之田橫因謝曰臣身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

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

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

王田橫即至人馬從如有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

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

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與其客

二人乘傳詣雒陽

加道曰四馬下足為乘傳

未至三十里至尸

鄉廡置

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營曰廡置置馬以傳驛也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

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而北面

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身人之兄與其弟併

肩而事其王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

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

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一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路萬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土，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一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家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

橫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

此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

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充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

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

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

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

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

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

秦項之際 天下交兵 六國樹黨

自置豪英 田儋殞寇 立市相榮

楚封王假 齊破酈生 兄弟更王

海島傳聲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樊噲者正義曰音快又古口外反沛人

也正義曰徐州縣以屠狗為業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嘗屠者以賣之與高

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

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音方還守豐擊

泗水監豐下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曰泗水郡名破之

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與司

馬尼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卻敵斬

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常從

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

賜爵列大夫

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

復常從攻城陽

徐廣曰年

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諸失書作陽城大錯誤。

先登下戶牖

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出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

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

賜上間爵

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於長城大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間晉灼曰各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間之

間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

曹州縣郟敵斬首十

正義曰

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

南

索隱曰案亳場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曰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

河間守軍

於扛里

正義曰地各近城陽

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

正義曰

北以郟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

十七人賜爵鄉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

索隱曰

三各也。正義曰曲丘兩反遇牛蒸反鄭州中年縣有曲遇聚

攻宛陵

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正義曰宛

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

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

賜爵封號賢成君

公孫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

賜封列侯駟案張晏曰合祿比封君而無邑。贊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

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

從攻長社轅轅

正義曰許

轅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

絕河津

正義曰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

東攻秦

軍於尸南

正義曰在偃師南

攻秦軍於雒牛

正義曰在汝州魯山縣東南

破

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

正義曰酈

音酈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

以郟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

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止爵名也瓚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瓚義亦近是如淳

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

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

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

酣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

沛公項伯常有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

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

噲噲直撞入

漢書音義曰音撞鍾

立帳下

徐廣曰一本立帷下

瞋目而視

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

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

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

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

以待大王

正義曰時羽夫為王中追書

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階臣恐天下解

正義曰紀買反至此為絕句

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

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

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

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入營

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索隱曰請責也亦或作譙○正義幾音祈

明日

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曾爵為

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杜陽臨武侯縣遷為郎中從入漢中

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鞏案如淳曰

皆地名也曹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

各○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

東南流言曾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曰徐廣等說皆非也

○正義曰志地志云白水馬水原出文州此水縣西南曾徑孫

山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曰上雍於拱反從攻雍救水城

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救水音胎○索隱曰案雍即扶風

之武功故彙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

騎壞東索隱曰小顏亦以為今之地名○正義曰壞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

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止義曰郿州縣槐里柳中咸陽灌

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取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曰案柳中即細柳

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

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北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

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惣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

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

是重舉不欲再見其至櫟陽正義曰櫟州縣賜食邑杜之樊

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二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各秦從嶺火口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

攻項籍屠者秦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屠秦城小顏以為攻項籍屠者秦合在河南而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

郡國志在濟陰宛宛胸也○正義曰按其時項羽未度河北冀

州信都縣東北五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

魯瑕丘薛正義曰兖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曹充項羽

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

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寧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

音假陳州大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

正義曰陳州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

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

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

陳。取信定楚。正義曰而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

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

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曰先

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村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後

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

時縣界也至雲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與絳侯

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粵立臣

軍。徐廣曰粵一作齊字戰襄國。正義曰邢州城破柏人。正義曰邢州縣先登

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垣所毀也瓚曰

殘謂多所殺傷也孟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卯尹

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曰在蔚州破豨別將胡人

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

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立目斬

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

軍大小太僕解福正義曰等十人正義曰諸將共定

代鄉邑七十二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

盧綰破其丞相抵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定

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益食邑千三百戶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

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

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

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吕后女弟吕須為婦生子

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

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

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大臣

隨之上獨枕一官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

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

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

計事顧獨與一官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

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

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吕氏

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

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

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吕后執噲詣長

漢書卷九十五

安至則高祖已崩吕后釋噲會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吕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吕吕須媿屬索隱曰媿音春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

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工章為

舞陽侯曲周侯正義曰故城在洛州酈商者高陽人

邑千戶陳勝起時商聚少年

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

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

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

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

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商以將卒四千人

屬沛公於岐索隱曰此地名關蓋在河南陳酈之界

以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借攻開封酈生傳

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

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

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

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索隱曰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也。定漢中項

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封信成

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曰

上郡正義曰破雍將軍烏氏音支。索隱曰烏

縣名屬安定漢書曰天破章邯別將也。正義曰縣乃在涇州安定縣之東四十里也。周類軍

柁邑索隱曰柁邑在幽州地。蘇駟軍於泥陽

徐廣曰駟一作駟。索隱曰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

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

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則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

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

賜

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以隴西都尉

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

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

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

秋燕王臧荼石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在廣

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關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

易州郤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

卅世勿絕食邑五千戶正義曰號曰丞侯以

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

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

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
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
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鄭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若垣墻非也。陷兩陳得以破
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
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
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顯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
況索隱曰鄺寄字也鄺氏本作况亦立况與呂祿及高后崩大臣欲

誅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

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索隱曰給欺也詐也音待

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為景侯子寄代

侯天下稱酈况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

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繻布

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俞音奇。索隱曰俞音敵縣名又音輸在河東

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右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帝乃

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

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蓋曰靖○索隱曰繆音穆邑也漢

書無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

卒子懷侯世宗立

徐廣曰世一作他

世宗卒子侯終根立

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

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

夏侯嬰女沛人也為沛縣司御

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為御也

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

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

韋昭曰生口白也白高祖傷人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

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

告故不

傷嬰

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誦枉欲乞鞠者

許之嬰女證之後獄覆

索隱曰案韋昭曰高帝自口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

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

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

祖使上降沛一日

正義曰上為下為反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

高祖

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

與蕭何降泗水監平

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

平以胡

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

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

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

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

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安未說丈云匱匣也謂得其時

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公車

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也駟案鄧長曰今布郡公丘漢書曰

嬰為滕公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

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

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

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

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

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

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

衛反漢書作蹶音撥嬰女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

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云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

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

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

致孝惠魯元於豐且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

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復常奉

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

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大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

大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

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

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

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

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伸厚遺闕氏冒頓開圍一

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冷以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

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去復以太僕從

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

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寸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

以賜以太僕擊陳豨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

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一初

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世所以太僕事孝惠孝康

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

正義曰宋州陽山縣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

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

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大

僕八歲卒謚為文侯亦爾隱曰案姚氏云二輔故事曰

俗謂之馬家博物志曰公卿以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

居此室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二

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

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

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正義曰今陳州南曰穎縣西灌嬰者睢陽敗繒

者也正義曰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立下

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

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

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亭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

曰疾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

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

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士加美號耳沛公

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

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

發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

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走陶南疾戰破之賜

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

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

反張晏曰秦將以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

二十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

中可為車騎徐廣曰重

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必駱甲習騎兵，今人為

校尉，可為騎將。以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

門承李遂為晉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

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

音附猶言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

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

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

道，起陽武至壘衣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

之所將卒斬去司馬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

破拓公王武雷于燕西。徐廣曰：拓屬蜀陳。索隱曰：案

淮陽國按滑州昨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

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連尹一人。張晏

夫楚官。索隱曰：案左擊王武別將相嬰白馬下破

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

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

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

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

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

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

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高郵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

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留

縣令稱公旋其名耳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今

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

將十人身生得河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

為齊王使嬰劄將擊楚將公泉於魯北破之轉

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

以東南僮取虛忠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問取又音度

淮盡降其城邑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

至廣陵正義曰謂從下相以東南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

盡降城邑乃至廣陵音平定也

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正義曰邳音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小頭云此平陽

東平陽縣正義曰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遂降

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鄒縣界四十餘里也鄒相攻苦譙正義

曰戶焦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徐廣曰苦頤鄉縣有頤鄉

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

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

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破之所將

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攻陳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

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且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索

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為雄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按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

於吳城下而得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

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女邑三

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

千五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

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

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

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服虔曰胡名也受詔開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

沙石服虔曰沙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卦反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

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

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降曲逆

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

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臣車騎將軍先出攻布

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二人又進擊破

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

徐廣曰一作誅○索隱曰案漢書作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

隱曰案漢書作肥誅

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
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
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
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
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
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
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聞
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
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

正義曰風
方鳳反

齊兵止不立則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
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
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
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
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
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
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
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
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
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賂有罪國

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
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
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
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索隱曰安他廣樊噲曾之孫後失封蓋嘗言太史公序
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響

雲蒸龍變

屠狗販繒

攻城野戰

扶義西上

受封南面

酈況賣交

舞陽內援

滕灌更王

弈葉繁衍

樊鄴滕灌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九十五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

好

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

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伯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為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三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

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急去法當斬解衣伏

質

索隱曰小顏云質鑑也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美大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

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

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
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
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
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計相計一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
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是時蕭何為
改計相之名更各主計也此差置權時立號也
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
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不立蒼以列侯居相

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
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
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卒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正

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以為安客張晏曰為

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

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
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
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趨降漢王不然今為

虜矣項羽怒身周苛徐廣曰四月也於是乃拜周昌

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

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

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元年封封二十九年謀父死國除昌為人

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

奏事漢書音義曰以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

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

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

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

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

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

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

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曰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隱之形

也見周昌為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曰幾是每依反

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

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

公孟東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璽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

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

位周昌笑曰堯年少乃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禮書有錯謬以刀削

之故號曰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克侍高祖高祖
刃筆吏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克進
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
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
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
索隱曰謂不也克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
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
是而羣臣誰可者克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
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
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

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

正義曰相談世論云使周相

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斃也

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

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

左遷

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

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

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

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

史大夫者孰視趙克曰無以易克遂拜趙克為

御史大夫

徐廣曰十年也克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
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
徐廣曰十一年高

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
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
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
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
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
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謚悼也。志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謚悼韋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也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教為御史大夫

任教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吏數系呂后遇之不謹任教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教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教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教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教卒謚侯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案漢書任教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皆徐氏據漢書為誌而誤云二年裴駙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九十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敖為御史

大夫。蒼與絳侯等傳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馬為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方也。如淳曰。若順也。白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律。○索隱曰。晉灼說為得。至

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

曰。蒼名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者。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

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

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

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

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贊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

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

景前五年蒼立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

類徐廣曰一作類音贖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

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

同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

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

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

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

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駟案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踰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曰孟康曰主張強弩蹶音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

百人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索隱曰從擊黥

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

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

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

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孝

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

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

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

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

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

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

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

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

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

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

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

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

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

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

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

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

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

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

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煥而煥○索隱曰煥音乃喚反又音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

垣為門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

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

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墼垣故他官

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冗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

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

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茂代

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

侯茂茂三十二年子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江大守

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

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

益夷劉舍日本項氏親也賜姓劉及今上時柏至侯許

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

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

周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大傳諫爭而死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

嗣徐廣曰焮音七角反一作嚙○索隱曰焮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兒漢書作嚙嚙音初角

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

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

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

頊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彊人也正義曰言其質

任教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

直極強如木石焉

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

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卒而有

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

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

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

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

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

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

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

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

趙君名廣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

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

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

奴婢皆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

繁君索隱曰繁亦姓也音波文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

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
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
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
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
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
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
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
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
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

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
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大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
有姦賊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
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
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
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
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
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

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
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
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
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
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
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
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
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
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

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譎巧而相
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官而
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
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
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
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
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
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
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

縣官坐其旁聽其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
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
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
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
之游官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微然多至御
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
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言魏朝訪曰物無也或乃陰
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
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
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

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
危不得者眾甚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

以何
誣也

索隱述贊曰

張蒼主計

天下作程

孫臣始絀

秦曆尚行

御史亞相

相國阿衡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

其他姼姼

無所發明

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

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

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

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

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

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案先謂先言無人為我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

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

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

溺其中。索隱曰：漉所由反溺乃與人言，常大罵，未

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

酈生所說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使人

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

足。索隱曰：按樂彥云：邊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

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

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

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

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

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曰：攝，斂著也。延

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

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

之衆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

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

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

之令下正義曰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

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

下陳留號酈良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

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

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

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安反梁地則

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怒於滎陽成臯

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

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去索隱曰管子云王者以民

之天者斯可矣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

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去索隱曰管子云夫教倉天

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技

滎陽不堅守教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適戍又音陟革反又音租勿心反此乃天所以

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去索隱曰

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去索隱曰

言不取教倉是漢
却自奪其便利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

耒，工女下機，素隱曰：案謂女工土
巧也。漢書作紉音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

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

粟。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
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末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

塞成臯之險，正義曰：即
汜水縣山。杜六行之道，章昭曰：在河
內野王北也。

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音黑，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
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

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

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

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

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

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掖滄上曰：善。迺

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

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

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

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

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授子孟康曰利斷無復廉鏐也璜曰項羽各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利音五官反案郭象注攻莊子云立法而利斷無圭角漢書作利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

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

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

正義曰下共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援音爰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

此蚩尤之兵也非

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

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

下後服者先云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

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為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

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廼夜度

兵平原龍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
已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身汝酈
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
更言齊王遂身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
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
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
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
二世索隱曰齊音界地里志武遂屬河元狩元年中武
遂侯平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坐
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

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

賈其後又陸氏譜云承昌公友子達食其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阜適楚賈其孫也

以客從高

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

索隱曰趙地為南越

尉故曰尉也他音馳

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

至尉他

索隱曰趙地為南越陸生

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索隱曰趙地也本今足下反天性棄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

索隱曰案

崔浩云抗對山一爲車扼上橫木也抗禍且及身矣且夫

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且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

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

他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

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

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

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

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

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

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且不起

中國故玉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誰

書作遠字小類以為有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

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裏也。索隱曰漢

屬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他送亦千

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

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

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

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

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立秦

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草

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我法

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

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二公新孝惠帝

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

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畊田地善正義

曰時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橐中

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

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八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

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則反。數見不鮮。安示隱曰音朔。現

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也。無以恩公

為也。韋昭曰恩汚辱。索隱曰恩患也。公。呂太后時

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

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

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

上相。食三萬戶矣。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士效。附士務附。

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

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

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
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且
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
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
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
各聲藉甚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
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
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
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
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
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

漢書云遂布臣非也且贊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

漢已誅布聞平原君

諫不與謀

正義曰得上旨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

黥布列傳

無此

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

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

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

貧未有以發喪

索隱曰案此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棺口故云發喪也

方假貸

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
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
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
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火危母在故義
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
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襚
也襚音式芮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
金及亦音遂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
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

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

求見孝惠幸臣閱籍孺索隱曰按侯幸傳云高祖時

言閱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

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

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

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閱籍孺大

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

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

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

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

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一而卒不誅

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

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

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

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

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

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為中

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

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

門上謁曰高陽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

兵助楚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盡天下便

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

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

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

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

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

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

本言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

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

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

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
曰延客人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
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
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
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
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
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
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
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
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

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
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眾據陳留
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
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
命矣於是酈生廝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
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
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
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
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

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
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
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今已斷矣今後下
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
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
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
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
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
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
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
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官側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他懾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地理志云馮相陽陵縣傳寬以裨五大夫騎將從為

舍人起橫陽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從攻安陽正義曰後魏地

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從攻安陽正義曰後魏地於

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

陽武正義曰鄭斬首十二級賜爵鄉從至

霸上沛公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

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

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鄭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

也

也

城是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

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

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

參殘博索隱曰博大山縣也顧校監益食邑因定齊

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

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

韓信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

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嘗擊豨一月徙為

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

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二歲

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為景侯子須侯

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

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

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

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

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騎長一人

張晏曰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立為漢王賜欵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
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
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
略梁地別將擊邢詵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
悅○索隱曰邢姓詵名南
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
留音火今為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
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
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
內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曰非趙賁
軍案此在河北非曹曰參樊噲會之所擊也
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

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浦下七縣別攻破趙
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
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
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
在相州臨漳縣
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
一人孟東曰將
兵郡守降鄴以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
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
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
項冠軍魚曾下正義曰魚曾城之下
今在兗州山阜縣也略地東至緡郟下
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緡音
在沂州丞縣下邳泗水縣郟縣屬海州南至斬
竹邑索隱曰二邑各斬
沛音機竹即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

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

下八人身得江陵王上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教子共射生致之雒陽

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出世勿絕定

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

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

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

曰小顏云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

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

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

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

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歎卒謚為肅侯子亭代

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

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緜者服虔曰蒯音官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緜音薛蒯者鄉名案三倉云蒯鄉在城父

縣音裴裴漢書作蒯從蒯從呂今書本並作蒯音軒非也蘇林音簿惟反晉灼案功呂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

秋作馮成侯則裴馮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蒯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

之故鄉聚名也周緜所封山云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城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

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

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

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不利乍

不利終無離上心

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柱之漢約分鴻溝以縹為信武侯戰

不利不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

二年以縹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

豨蒯成侯泣曰始秦以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

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

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謚

為貞侯正義曰謚為尊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

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縹子應為鄆侯謚中二年

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水鄆○索隱曰鄆蘇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系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

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歙比高爵徐廣曰

曰一無高字又一本比自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

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

侯周縹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

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比然可謂篤

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叶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蒯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人臣托腕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

漢五年成隴西過

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

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衣其羊裘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

鮮衣

索隱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

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

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

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

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

正義曰郟音胎雍州

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蔡城是也說文云郃炎帝之後姜
姓所封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郃姜姬國堯見天因郃而生后
稷故因封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姓居豳大
於郃也

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

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

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

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

比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相焉廼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鄭周公所築在洛

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

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阨鄘之眾按劉向

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

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

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

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成時天下

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

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

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

而為兩正義曰八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

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

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也卒三千

史記卷之九十九

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
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
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
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
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
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
勢形便此所謂天府
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
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堪其眚張晏
曰眚疾龍也○索隱曰盭音厄眚音胡浪反一音
胡剛反蘇林以為眚頸大脉俗所謂胡脉也拊其背未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
亦盭天下之眚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
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
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即日
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
為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為歲之始
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
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
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
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為
反下許又反也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

曰兩國相擊此宜其今矜見所長韋昭曰矜張矜大也今臣往

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言羸力為反瘠音稷瘠瘦也漢書作裝音漬齒肉也恐非此必

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馮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

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

今廼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叙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

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馮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

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

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

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

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

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

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

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

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

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
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
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
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
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
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主

張晏曰白羊匈奴以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
並在河南河南老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

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

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

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

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

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呂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

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

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

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

多皆此時
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各何秦時以文

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

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斬入陳於公

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

反罪死無赦贊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願陛下急

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

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

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

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

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

二世喜曰聖蓋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

是二世令仲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

諸言盜者意真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

襲索隱曰安才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拜

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及舍諸生曰先生何言

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

廼云去之賦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

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

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囚竟從漢叔孫通

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

祥云短衣，便七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以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

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

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

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

類集云大猾，狡滑也。音滑。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

爭天下，漢書曰：謂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

將，搴旗之士。張晏曰：搴，卷也。墳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

案方言云：南，乃取物為搴。許慎云：搴，取也。王逸云：此山名，台又空，埋春云：山在楚音咄。諸生且待我

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餘

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後下之。漢五年已并天下，風流也。關上茶，漢書曰：義曰稷嗣君。

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

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

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

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

願微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

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

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

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

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
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比且面諛以得
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
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
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
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為師徐廣曰表位標準百子外及明案如厚曰
置設綿索為習練處葛葛位春秋傳曰置葛絕也○索隱曰豈昭云引繩為綿立表
為葛音茲命日反賈逵云東葛以表立為葛又纂上入云葛今之
纂字包愷立日即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
攸反又音葛

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隸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頤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

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

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

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

方東鄉立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

賓臚句傳漢書曰臚句傳從上下為臚○索隱曰蘇林云

矣韋昭云八行也掌賓客之禮今謂之為臚也九賓則周禮九

儀也謂公位大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

專令上也白秀注莊子云從上於是皇帝輦出房百

語下為曠望日間句音九注反

官執職傳警徐廣曰一作職。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殿

而輿為尊也。職音職。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惟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

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類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

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諸侍坐殿

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上皆伏抑首如淳曰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謂

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

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

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

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

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

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

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

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

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

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一作淡。案如淳曰食

無菜茹為啖。○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其可背

苦難俱食淡也案示諒文云淡薄味也首唐啟也

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

汙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二諫不從請以身高

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

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

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

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

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

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

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

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廼作復道方築武庫

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

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

漢太祖奈何今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

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

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衣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

作復道故言乘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

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

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

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
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
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羞以合桃先薦寢廟
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
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
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
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
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
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

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索隱曰音錮道固委蛇索隱曰音移
蓋謂是乎

索隱述其贊曰

厦藉眾幹 裘非一狐 委輅獻說
絲莖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其後曰國

趙安太子

又味險效

奉赤珠編

經

貴

中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